

天  
府  
廣  
記

天府廣記卷之三十七

名蹟

無城故蹟見於元人葛蘇林廸賢文集者一曰黃金臺大悲閣  
觀臺坊內二曰憫忠閣唐太宗制征遼士卒而建三曰壽安殿  
四曰聖安寺寺有金世宗金章宗二朝像五曰大悲閣：榜成  
世南書六曰鐵牛廟七曰雲仙臺金之望月臺八曰長春宮神  
仙丘處棧之居九曰竹林寺金熙宗駙馬宮也寺僧云一塔無  
影十曰龍頭觀龍頭懸一牙籤刻曰建龍元年十一曰龍臺寺  
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密坐上曰二人土上坐也

應聲曰一月日邊明十二日復塔安祿山史思明所建在憫忠  
寺前十三曰西華潭金之太液池十四曰白馬廟十五曰萬壽  
寺十六有許道寧畫屏十六曰玉虛宮

黃金臺在城東南一十六里又一日小金臺在府東南一十五  
里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  
人呼為賢士臺亦曰招賢臺又王隱晉書段匹碑討石勒屯故  
燕太子丹黃金臺蓋昭王創臺於前子丹踵之於後今人知昭  
王而不知子丹

唐人金趙臺詩云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傑乘風來秦宮  
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十里關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

哭秋草今年五月成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

路殘日青烟五陵樹此詩先元人玉堂佳話

展堂在京西南興碣石宮俱燕昭王煇賢之地

華陽堂在京西南涿州境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  
美人騎馬即此處東南有背元坡則燕丹仗荆軻賣地者以獻  
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王使人求之舊有亭 址高丈餘周七十  
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錢云

風俗通曰沈溝也言乎淫、溝、無涯際也劉向列錄云背  
元照膏腴地也南有池廣三頃其形如月名曰月池形勝志  
云石碣石左背元流水經其前後有林攬陂池之利

紅心燈在寶坻東南濱海秦始皇築又有城名秦城在縣南十里亦始皇築唐李益有詩詞詠秦城送獨歸前門烟樹遠依一秋空莫射南來雁縱遣來春火此飛

雀臺在固安縣南地名韓寨乃秦李牧將臺

棲桑在涿州東南為漢昭烈故里有桑高十丈亭；如棲昭烈為兇時與宗兇戲桑下指謂帝王羽葆也桑側有昭烈古廟唐乾寧中建又其東北數里張桓侯之故居在焉

漢侍中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盧家溝

按盧氏為燕中巨族代有令州侍中植史稱其州數有大節師馬融通古今官至尚書時董卓凌虐朝廷議欲廢立植獨

抗誠不同卓持諫之議卽彭伯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所  
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卒乃止免植官遷隱於土谷其子嗣  
以學行見稱仕魏以黃門侍郎左遷典農校尉遷安平廣平  
太守所在有惠化入爲侍中擢吏部尚書遷舉務先性行而  
後才藝後封容城侯卒諡成

胤之子欽亦爲吏部尚書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傳世

盧湛欽之姪孫也晉司空從事中郎撰祭統註茲于

盧辯周太學博士註大戴禮辯後周舉秀才爲大學博士其  
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註大戴庶  
其前修矣景遵太子少保凡朝拜憲章宗與法服金石作呂

整刻渾儀辨皆創制之悲今軌度

盛照隣高宗時興王勃楊炯駁賈正以文章齊名有文集

元盧摯為翰林學士負詩文名所著珠璣集其文章宗旨一  
篇人所傳誦附錄於此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興雜豎言不  
問於世教義不存於此興詩亦以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  
問雅樂而不深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視風為  
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  
部之賦冠絕千古厥後十數作者倣而效之蓋詩人之賦必  
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  
之文及漢善辭孟子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潔為大

家西漢之文渾身典雅賈誼之後健司馬之雄故為大家三  
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教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  
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愈  
柳健柳之刺刺為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  
相如楊雄七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契宗師  
作為吾滋非古宗文章家尤多老殿之雅料老蘓之蒼勁長  
蘓之神俊而古作尤不多見蓋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大廈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  
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  
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詞夫記者所以記



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敘事如事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儉不忘也夫敘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叙古今作叙序大格樣書叙首言高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叙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一姓而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揚子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壇記最宜謹嚴銘字從全一字不沈用善為文者宜知古詩雅頌之

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守長善法  
宜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記前則  
跋其胡跋語不可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後加之  
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  
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迺唐惟  
尊韓公四記柳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鄴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鄴道元故居道元水經注云鄴亭溝  
水上承督亢溝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卿  
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其水東南流名之為鄴亭溝道  
元蓋世居於此也道元襲父範永寧侯爵執法利清治尚威猛

歷有能稱好學博覽古圖書所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卷行  
世

張華宅在固安縣東北八里猶有一八角井乃其故宅村中今  
多張姓是其後人固安戶冊有曰張華里者萬曆中知縣胡  
其俊審編次重其姓諱更唱曰噴今則編張賢里張墓在蘆溝  
東南迴城故墓

張待中所著博物志昔人謂多得之瑯琊洞中附載其事茂  
先嘗為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還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  
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后則  
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議論超然華頗內服相與歎甚因共

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蓋  
我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  
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  
二犬守之華問故荅曰此皆玉京紫薇金真七瑛丹書紫字  
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  
未聞如三墳九丘棊枰春秋亦在皆爲華心樂之欲賃住數  
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  
地名曰聊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楸  
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  
望石下拜而去

又按博志物四百卷武帝嫌其冗命刪為十卷即於御前賜  
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萬番按茂先學識為當代所推其所  
著博物志王者視之若河圖大訓意必有三代之制作聖賢  
之謨訓非止於奇聞異見也今之所作蒼撮淺說必非華舊  
蓋晉室東遷五車遭阮秘書所藏盡為烏有華志寧獨存耶  
隋史載在經籍志者當時已指為屬書其在於今又惡知其  
果同於隋氏存否也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曰武乾之議諫事具存可度按  
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己而收及石崇  
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敗之崇不能

谷於是並被害

聚燕臺有米育東南二十里有埠高丈廣三四十尺曰聚燕臺  
歲秋社燕辭巢日京畿城村燕必將其成雛數千百聚此臺呢  
喃竟二日然後分翔而去

米育乃古安次縣米魏里也明初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  
人乃呼米育合新舊而名之也去都城七十里其地水木清  
華最稱勝也

釣魚臺在阜城門外南十里花園村有泉自地湧出金人王鬱  
隱居於此築臺垂釣元人丁氏建玉洲亭馬文友又築飲山筌  
筵諸亭後為李威晚別業

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遠樹影如風  
雨晦明皆見

崇文閣元人建於國學今無倫堂是其故址

吳徵研文曰周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  
偏尚也廣延四方耆之考與共謀誠逆社禪膺皇猷修舉首  
度文治浸興為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脩監學官  
成宗皇帝元紹祖烈相臣哈喇哈孫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  
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子廟  
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進至仁宗  
皇帝文治日隆會謂監學積歲經書宜得重立以及有旨從

今臺臣辦集其事乃以監學之北攝祭書閣間四阿樹三重  
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叠有奇東西  
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无先諸  
物之植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雜俸杜麓輝照增監  
學之輝名其間曰崇文英宗皇帝誦竹典禮資飾太平文治  
極盛矣臺臣請勅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  
撰文臣激次當執筆今上皇帝至績聖蹟勳遵世祖成憲於  
崇儒重道懷也泰定元年春詔降俞音固子監立碑如臺  
臣奏所臣激謹錄所撰之文臣聞若古有訓戲定禍亂曰武  
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興文各造所用然戲定禍亂用於一時



而已。雖歸天地制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為註。歸則亦與天地相為長。文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身用武日不暇給而沒。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諸亦萬世以為聖子神孫法程。大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撥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則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位苟非教習之有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延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

論紀之敘事化禮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渌然相接燦然  
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或在方冊下考古人之所以  
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則聖明之崇文豈虛  
為是名也哉周之所及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  
教設弟子負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設則游居  
監學者濟；然彬彬；然人；聞於言動之儀塞於倫紀之叙  
暢通乎事物禮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誥吾  
吾濟一世文治於克舜三代之盛由此其遠也夫如是其可  
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冊真  
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燿乎葩華曾是

以爲文乎上之所以爲世用者蓋不在是也激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大戈所指如雷如霆聖子繼承  
六合混一威名遠加丕冒出日神謀英畧敷道後人征誅之  
義持守以仁旣成武功大闢文治遵道隆儒勸學講藝京師  
首善教胄設官孔廟巍々四方來觀執法之臣職務糾其差  
夫嘉謨稱我文德於廟之西警金華飛於紫之北傑閣雲齊  
其闕伊何有註有史廣米秀雖有集有子昔在中古部々才  
文式克至今用宏茲賁說々多士淑服聖術鳳翥鸞翔虎炳  
豹蔚維身之章維國之光匡扶域化上躋唐虞民物阜蕃禮  
樂明備允顯崇文昌運萬世

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綠峽村遼建高南北使臣宿息踐飲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蘄京北門至望京館即此

金章宗西山八院為遊宴之所其香水院在京山口石碑尚存稍東有清水院今改為大覺寺玉泉山有英慈殿基存鹿園在東便門外通惠河邊

雙龍島在禁城西北大瀝池之陽當蒙古初時臣服於金其境內有一山石皆玲瓏勢甚秀峭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謀欲服勝之使人言欲得此山以鎮壓我土蒙古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謂此海子載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為遊幸之所元人逆金遷時建都於燕至元四年

興業宮城山遠在某中遂賜命萬歲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  
智殿則在山半為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大殿  
後殿在太液池中圓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之東為靈園  
奇獸珍禽在馬車駕幸上都先宴百官於此及明成祖建宮闈  
益加修治先朝歲時海宇恬熙每遇林沐輒賜大臣遊覽

宣德御置廣寒殿記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  
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乎巖、乎嶂峭峻削盤迴起  
伏或陡絕如壑或嵌巖如崖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屨息乃  
造其巔而飛閣旋閣廣亭元榭東西拱向頤仰輝映不可殫記  
最高者為廣寒殿崇棟飛簷金鋪玉砌重丹疊五彩燦焉軼雲

霞幼日月高明開其向北枕告庸東抱滄海西接太行嵩岱並  
立半前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日無陰塞中之勝舉天下  
之滯觀莫加於此矣宋樂中獻書侍皇祖太宗文皇帝萬幾之  
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  
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全取而都之全又  
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皆不存朕鑒知弗良為天鑒我太祖  
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代  
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莫茲一方戒惟夙夜敬屬不敢忘家以  
仰副高皇帝付托之重又顧此山而諭朕曰此宋之長嶽也宋  
不抵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賄其蠶思其

人莫書所為徽峻守雕墻者也。逮吾始末就國汰其侈存其樸  
而時遊焉則未嘗不用儉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  
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遊以存琴酒法將未有國家天下  
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進而思之吾言遠而不忘聖賢之  
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非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  
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儉型文王朕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一屬一閭閻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  
歲久而施遂命工修葺永念皇祖儉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等  
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宣德八年  
四月丁亥記。堯表島據舊志謂金取於蒙古境內者宣廟謂即

宗之良獄全人徙之於此其石室秀異常常以宣廟之記為確  
楊士奇遊西苑序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上以在廷文武  
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  
遊西苑以息勞暢保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伯臣時新建伯  
臣土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瑄臣浚臣中侍御  
臣驥少詹事臣英臣五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  
時少保臣淮來自遠休承命潛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  
自西安門入聽求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獻旨  
命編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觀行  
新作園殿迤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勇等言二殿皆皇



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以勇奇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  
明結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其潔清鮮好，靡不悉備。濟而思  
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威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首，歡呼  
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斗，及  
瀛洲方壘，玉虹金宮之亭，咸得臨造。走日天宇，澄明纖塵，不  
作引而西望山川之壯，葳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各隨其性。  
萬次畢，陳駒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  
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侍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  
成，辭而歸。又拜命方齋，敷作詩文，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沾  
席倉庚如黃和鳴不已。衆盃以吾相與引，滿酌盃醉而出。

韓雍遊西苑記天順三年夏四月六日賜公卿大臣以次遊西苑是日旦朝退召見文華殿賜宴殿之西廡而出遂由西華門而西可百步許入西苑門即太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數百頃維時，雨初霽旭日始界地之上烟霏蒼莽蒲葦叢茂水禽飛鳴遊戲於其間隔岸林樹陰森蒼翠可愛心目為之朗明地北折滄岸而行可二三里至椒園，內竹殿在叢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池水清澈可鑑一茶而出又北行可三四里至圓殿觀燈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雲城，中官旋開門以入盤階而登殿之基與牌脫平古松數株惠奉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范杏葉

人衆皆倚睥睨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橫亘地而北則萬歲  
山石鳥又蒼而出北渡石橋以登茲山一在池之中磊石為  
之高數千仞廣可容萬人山之麓以石為門為垣門之內稍  
高有小殿環殿奇峰怪石萬狀悲用名卉嘉木爭妍競秀  
臺棋局石床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峯有最奇者名翠臺上刻  
御製詩琴臺上橫郭公碑學之徑皆硤有聲逆沿西阪北上  
有虎洞呂公洞仙人庵又上有延和有瀛洲有金靈皆殿名  
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深不可測由金靈折而東上  
絕頂則廣寒殿也高虛明靚四壁雕彩雲累萬結砌而成觀  
畢後出徘徊周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家市廛官府僧寺浮

園之高傑者舉集目前近而太液晴波天光雲影上下流動  
遠而西山居庸臺翠西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皆  
一望無際誠天下之奇觀也久之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  
方壺至介福皆與延和諸殿相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  
而奇特者也路迳崇迂臺閣岩洞之屬不能具覽又下至山  
之東麓逆石橋緩折北循岸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繫五六  
小舟稍北有紅房宮龍缸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湖上橫小  
亭釣竿數十線餌具備垂之清流嘉魚紛集又茶而起沿池  
之北岸而西小蓋溪折而南有蓄水禽之所二相去里數皆  
編竹如甯下通活水啟扇以觀鳥皆翔鳴又南至浮橋西園

殿對岸也有公所太監延入坐供以湯餅後出而南數里至  
小教場觀勇士習御馬又西南至小山子名寶蓮菜入其門  
有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南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娑  
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後有三殿其階益上益高至絕頂則  
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机暇其  
下有水簾洞，之中作金龍決其水下而視之連珠掩洞形  
稱其名龍口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  
於其殿之前鑿石為曲渠後作龍頭于其西水至出龍口旋  
繞而東可以流觴者衆坐玩久之太監劉摘新杏分啣諸人  
人各摘身花挿于鬢又一茶乃循故道出東南行數里至小

石橋、上有亭、過而上、崇峻為南堂、之中有行殿、之南  
門外臨流作小軒、來皆坐息、軒中少頃、太監遣人邀入殿之  
東、庶赴所、賜宴、叙坐、以位器什貴重、品味豐潔、太  
論旨、款  
飲中官、庖且備、探獻、酌酒、既芳、別杯、緩連、引既、久衆、酣醉、遂  
趨出、太監亦皆出、至橋、亭、追余、與姚、侍郎、等、數人、還至、亭中、  
復論、勅且曰、諸君、能知、此因、後酌、數巨、觥予、輩、遂大、醉折、北  
出西苑門、從史、杖掖、以歸、已、曠時、矣

李賢賜遊西苑記  
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  
與史部尚書王翔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  
初入苑門即臨大池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芙蓉翠潔

清日可愛。滄池東岸北竹楠仰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  
人行百步許。至樞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  
映。四面竅。故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  
亭。臨水。芳木匝之。曰龍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腋。洞門而升。  
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怪特。形壯。惟寒如龍。香木。今空。突兀。大  
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  
望山峯。嶙峋。草莽。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川之間。千姿萬  
態。莫不呈奇。獻秀。于九宮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橋。而  
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而西。入有殿。倚山。左右  
並石為拳。以次對峙。四圍皆石巖。一巖。訶。薜。蘿。蔓。綠。且。木。異。

阜上隄旁綴摎葛蒼巒兩殿疊石為墜崎嶇折轉而上巖洞  
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  
有殿窗中棟宇宏偉層樓聳飛高挿于層霄之上殿內清涼  
寒氣逼人雖盛夏亭中暑氣不到殊覺曠蕩滿真與人境隔  
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奔之頂曰方宜瀛洲玉虹金露其  
中可跋而息前崖後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  
闈淨潔風景佳絕宛如闔闔下過東橋轉萃而其有殿臨池  
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凡池之滌云是西  
山玉泉逶迤而未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  
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於其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



曰邊起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楹連池水通  
馬以育禽獸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竹數弓許有殿臨池曰  
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泥東望山亭側燕于太液泥光之中然  
色嵐光可掬可挹烟蕩空濤朝暑薰狀又西南嶺小山子遠  
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下有洞其上  
石岩橫列窳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深散激射最為可  
觀水聲冷然潛入石池龍鼎其首口中湧出漫漶繞殿前  
為泓鴈曲水左右危石並折為徑山畔有殿其然至其頂一  
室正中四面簾櫺樹檜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瑞草  
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奧殿前石橋隱若虹起

其精巧左右有池，中有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  
上下至于南臺林木隱森過橋而南有殿而木曰昭和門外  
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宮珍饈極  
其醇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地之意焉  
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地終一日則又未嘗不設  
謹也於是乎記

長春宮即今之白雲觀元以居真人女處機之墓真人登州人  
年十九辭家學道連金俱聘之不至成吉思皇帝手詔致聘其  
人乃至在所延問至道對以節欲保躬大道惡統治尚無為之  
理命史書冊記居大都大極宮賜號曰長春年八十卒其徒

於慶廟堂之後

楊士奇郊遊紀末樂於卯二月時彥習禮先世的子公暇郊  
遊廿一日昧真朝暹各以暇告獨時彥未有暇予三人并遊  
學慶恂如與俱出平則門望天工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  
里將馳赴之是日天氣清朗風埃不作西北諸峯奇秀畢露  
恂如曰何為舍此也予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全  
山玉泉五華諸峯駢立天際而雲霧彩映射如屏風登時金  
碧輝煥又滑如翠芙蓉使人應接不暇按嚮行七八里乃  
折而南涉小澗稍東而彌望皆麥始萌道旁居民咸將蔬茹  
業澤塋畦疇甚整比十數畦則置井及桔槔蔬不一品或秀

或築生意皆律：駐馬觀之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  
可一里土城者遺金故城也。獨西北一隅遺址間存，亦間有  
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米皆已出，惟兩童子迎宮  
入坐西軒，汲水泉滄若觀右，看有長春宮，蓋元以居丘處祀  
真人而觀則真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典清微  
凝靜，間達儚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在焉，行視長春故  
址甚闊壯，而殿室門廡，其後悉燬，尋范德執所味門前流水  
亦無有，但隱見一築已湮為行路，而傍近民統畚鍤，擊曳  
斷礎沿耕，其中因以感夫興壞哀之理，相怛目而世之移新  
佛老以莫免於壞與，哀者不可鑒於此，才選坐東軒，靜幽明。

真俗跡所不至出所遺具以飲而童子侍客益恭爵數行一  
童歌以佐酒歌詞皆古道入遺世流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  
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逆取陳伯玉白伯仙臺古丹丘別望遠  
之句為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甫  
有臺頗高在殿後遂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盛其北崇山大  
嶺綿亘重疊東環大海西挾太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  
而俯視江淮如在階所之下者壯哉京師天之所啟也又念  
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  
事之虞上可以裨國計下可以紓遠近供饑之勞也衆四顧  
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屠之址問僧此寺所創始不能言也僧

指其南廢丘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蕭太后秘臺也問唐太宗憫忠副故址指其南三里所而今漫滅為平蕪之墟矣則相與嘆曰遼人不能以禮率家而安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蓋世英武而動遠畧蓋至此而悔心之萌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道跡已泯沒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為太息也哉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閭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閭門之外間歲一載隨衆出北門者以公事迫促又隆冬盛寒風沙眯目數十步無所見則與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任守職而有得于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于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于

所此可玩可嘆有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一得  
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

梁潛遊長春宮詩序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  
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立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  
琳宮秘宇擬于正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所據平陸巍  
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誠蓋其東則都城臺  
閣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  
到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沿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興金所嘗經  
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  
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閣壯峙凡仕於朝與居

於城中者蓋未嘗知惟開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  
上親御六師于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  
無事遂相與遊鳥旣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  
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於  
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  
安中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窺據  
其中故其禍害終宗世有不能免者及元興之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掃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夫太  
平之治而土方振耀神武于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  
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



懈于位民之假墜此言人君能振作細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興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托之歌咏則有以傳之未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素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且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魯君子榮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險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詞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

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萬柳園元廉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為最勝之地

輟耕錄云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盧疎齋趙松雪同飲  
時歌兒劉氏名解語夜者左手折荷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侑  
酒趙公去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漉漪  
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  
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萬窮萬里思小聖樂乃  
元道山所製俗云名驟雨打荷者是也

廉公為元初偉人世祖嘗令受帝師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  
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

子之戒如是而已希憲嘗病焉或言須砂糖作飲時最難得  
其弟求阿合馬得二觔以遺之希憲并之曰吾終不以奸人  
所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觔

廉公丁母憂親率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口慟則嘔  
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  
之相與詣廬聞號慟聲竟不忍言

匏瓜亭趙泰謀別墅

劉靜修贈詩云匏瓜墮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世人  
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坐無器伊誰窮混沌太朴分爲二一  
供願淵樂一爲許山棄顏有聖人休許達堯舜治天非其責

行藏適自透杖屨萬巽山春風滿洙泗後來鼎鑑徒誰知兩  
縣資策：千載間復隨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  
哉子趙子獨兼許顏義匏瓜某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學上  
名發我思聖蠅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知天何時  
無生意時無不可謂為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猶寸  
旄堅白自有待磨涅豈吾累豈不欲無言恐與匏瓜類仲子  
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遠近間歷：生私議請觀欲往心  
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棲：形寤寐窮年夏道喪漫自中  
腸沸君牙富有為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為覲物  
性雖有殊我心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

石名實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

易川植

玩芳亭元稹院使別墅亭多花草一時文人騷客來遊賞者多  
有題味王士熙詩每憶城南路曾來好畫亭  
開花紅雨白野竹入雲青  
波景浮春岫山光撲畫局  
懷衣對蘿薜涼人月照人醒

遊初堂元稹事張九思別業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於都城

今石安門外西南泉源湧出為草橋河  
接連豐臺為京師養花之所  
元人廉左丞之萬柳園趙參謀之匏瓜亭  
稹院使之玩芳亭  
張九思之遊初堂皆在於此  
余遊祖氏園中有古池

堂云是元人舊蹟然無考其何氏園也

垂綸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之西

表榻題其亭曰漢流一今日傾東滄浪兮冷一塞一士兮沈  
冥臣芒鍼兮不肖以魯明珥兮共宮朱柯蔚兮青蔥魚龍  
以為樹兮龍騰章以屏氣謝胡蝶之嘗巧兮口垂沫以銀  
吾寧春之以歲斗兮寶秘鬱而不宣豈直鉤以遠衆兮守  
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初之詭訪保貞志以遂初兮  
銘言於耆叟時俗眇其莫罔兮未願託依夫前聖之所究自  
跋云宋誠夫都中人稱與南宮考士得其文健羨不置後果  
為進士第一垂綸亭足以見其雅志云

朱誠夫有燕都詩四首為人傳誦附錄于此

拋却漁竿滄海邊  
拂衣來看九重天  
蓋聞九陌橋如月  
綠影十里樹似烟  
南園日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  
紫雲樓上如澆酒  
孤用春風二十年  
鑄錯紫華編  
九衢上林詞賦漢西  
都朱門細婢金條脫  
紫禁材官玉虎盧  
萬里星辰閣上界  
四朝冠蓋翊皇圖  
東隣白生面  
紈綺吳投楊雄外一區

盧溝曉月隨蒼烟  
十二門闕日已鮮  
海上仙山無弱水  
人間平地有鈞天  
寶幢珠玑碧雲寺  
豪竹哀絲瑤瑤延  
春雨如膏三萬里  
蓋將高枕許克并  
形勢全燕擁地  
靈梯航萬國定  
玉城狗屠已仕明  
天子牛相寧知別  
太平玄武鉤陳騰  
王氣

白麟亦雁入新聲近未朝報多知雨不見河南召買生

飛泉亭在五華山西北有泉自山畔湧出建亭於上以翼之泉  
水東南流通尋丈許伏而不見至玉泉山趾湧出蓋玉泉之  
源也

南野亭前臨洲水繞亭多花卉元虞集詩門外烟塵接帝局坐  
中春色自幽亭坐橫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室前湖魚  
遊留客釣上林當時把杯聽莫嗟常曲夜無賴留棹終南雨  
後青

漱芳亭在齊化門外道士吳閔，全節所建燕地未有梅花吳  
從江南移至作亭以覆之張伯雨賦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



將身配入神仙宦之句時袁學士伯衣謝博士敦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泰浩庶修拱伯生皆知之

元人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至天順辛未王用宇與華陰楊廷銀南安張質夫蒲陽陳衆仲燕集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中幅杯盤之上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周伯琦揚傑斯歐陽玄和其詩京師一時盛傳

下馬飛波泊即南海子在城南二十里內有按鷹臺土阜如山有海子大小元三其水四時不竭汪洋若海明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

燕京八景一曰居庸疊翠二曰玉泉垂虹三曰大漕秋風一

曰瓊島春陰一日劉門飛雨一日西山積雪一日盧溝曉月  
一日

金臺夕照其說起於金章宗明昌中

胡廣北京八景詩序地志載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前代  
士大夫間宗賦咏往往見於簡策聖天子龍飛於茲肇建北  
京為萬方會同之都車駕幾載建狩而文學之臣多列扈從  
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郭緝仲熙獨曰昔之八景偏於一隅  
猶且見於歌咏吾輩幸生太平之世當大一統文明之運為  
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所業而從遊於此縱觀神京鬱蔥且荒  
山川草木衣被雲漢昭回之光而昔與今又豈可同觀哉烏

可無賦以播於歌誦衆咸曰然逆命曰北京八景詞更其題  
一二仲熙作詩爲倡於是註賦者因于藍祭酒兼翰林院侍  
講明讓若思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勉仁左春坊  
右諭德兼翰林侍講全善切攷翰林侍講曾啓子啓林塚崇  
璧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用之翰林修撰王洪希  
範王英時彥王直竹僉中書舍人王誠孟端許新鳴鶴暨廣  
凡十有三人得詩一百二十首廣西和仲熙之韻詩獨後成  
竊嘗自惟承之詞林以文字爲職乃獲隨侍萬乘覽山川之  
雄度古蹟之勝於所謂八景者得之獨先見多儒者之榮孰  
有踰于此者然才學俱陋不足以數贊洪休賴諸公有作雍

容大雅宜暢發行可以傳於文苑而廣本朝名於後亦何害  
焉乃爲八景齋并集諸作寔各圖之後表焉一表藏於巖窟  
池時歸老而方優游江村林屋之下擊壤鼓腹詠歌聖化時  
辰而觀之極其景誦其詩豈無歐陽子所謂玉堂天上之思  
與夫平生交游出處之感耶

楊榮序云余嘗考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爲京都者莫  
過於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閑塞險固總踞中原之要瞻青  
莫過燕副昔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尤有以金陵龍蟠  
虎踞長江天塹邊定都焉迨皇上南清內難繼承大統又以  
燕副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爲天下都

會乃詔建北京島及今十餘年車駕凡兩遊狩崇回翰林  
既嘗歷觀金陵之勝今而復奉扈從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隨  
侍皇上遍閱北京山川之際遠而興諸僚友討論莫不稱嘆  
以為斯文千載之奇逢一日翰林學士東左春坊大學士劉  
公允大儒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郭公仲熙考求其詳  
以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爾冊無聞今聖朝天下一統皇  
上建都於在誠非往昔比不可無賦詠以播於無極於是仲  
熙倡為北京八景學士胡公兩和其韻而序之僚友同賦者  
凡十三人崇亦廁名其間亦何幸哉竊自幼嘗聞地志考其  
山川形勝心目為之開明精神為之飛動思欲遊遊履覽而

不可得及今得以循原西京又得屢承上命奉使西北山江  
沿道大梁雄邑踰關中以達玉門關之外及待皇上兩幸出  
塞北至極漠西抵和林觀兩京之地王氣所鍾實為天下形  
勝之最東南西北道里適均直足以控制萬方而為聖子神  
孫萬世磐石之基也榮以菲材叨逢恩過涓塵海嶽効報未  
能益以北京八景圖并詩裝演成卷因舉足跡所至書于卷  
末且以諸景之樂所以得名者疏于圖首誠非欲夸耀于人  
將以告夫來者俾有考于斯不惟知天下山川形勢之重而  
又以知八景所在如目親觀有若余輩之菲薄叨承國家泰  
運之厚樂共職於徒游得以歌咏帝都之勝於無窮者皆上

賜也然則觀於是者豈無感發興起以自奮於明時者哉

上文安矣有園在城西北種植稼蔬井旁小亭塚以畫栢公餘  
與翰苑詩公宴集其地

文安登高詩序

都城西北山林泉石之勝嘗一遊覽而學士錢公習禮好之  
不忘與李公時勉陳公德遵曹公鶴齡暨予期九日出城登  
高以償所好之以此日必賜宴乃史約約遊焉泉皆曰照九  
月五日早朝侍註帷遣偕出西安門而李公者遷私第於是  
四人者聯轡出宣武門西行五六里下馬令從者焚茗而李  
公立飲茗罷南行而西至天王寺塔觀然如舊佛宇方修飾

產後鮮施生網縱橫可三丈許繪觀音像數其高之上累一  
僧室曰進富人以白金百餘兩募指揮高善善蓋宣德中  
以善丹青得官也又相頤竊嘆一壁之費如此而高工之能  
者亦宜是邪後有臺稍高峻登而望城闕皆覽峙其水野  
山蒼翠綠乎西北而南則平時廣陸長林大澤曠蕪十里渾  
河浩乎東注其途無際臺之石隙多細草可坐或呼酒來酌  
僧迎入丈室焚香獻茗果言寺塔創於隋寺古僧少車馬罕  
至近時權貴創寺塚布城邑度僧至數百十寺多因無蓋僧  
且混度依耳僧名聞宛平人也與僧別北行一里許至廣惠  
寺蓋權貴所創者外門表石刻大光明三字門之內鐘鼓



接又重門極僧之宇臺峙其中以黃金飾梁五珠鑄幡幢  
器物傳極工巧觀者目眩僧開卷出迎長身古貌白貌也  
然詢其名曰主寺趙州和尚也導客觀兩廡高屋廟龍宮屋  
間故事從廡東登寺後山寺元長春宮故址山聚土而成樹  
木蒼茂不可遠望逕坐僧室出寺又西北行二百步至寺小  
園傳井多柳其西曠然遠山亭一微憲秀色如修眉半出大  
松乃雨滴坐柳陰下錢公善獨畫量飲乃至李公園之東出  
古城北絕城河汎如練沿流行數十步至城登道欒科別棟  
叢生激風蕭颯出悲浩然過寺公園別飲坐近羊車樹下  
陰日村夕乃遂明日錢公以江山留勝跡為韻三賦立詩為

予記嗟夫保萊登高九日之事預遊州日錢公始大業好遊也哉歐陽子所謂在乎山川之間而已誅教而記之固宜然思前時城西之遊皆侍即王君行險所倡率公承上命出掌部政位望尊崇有所不暇五人者為之戀：為然公亦未必忘情於此也乃併書之不節誦予之言又豈無所歎哉按李公時勉亦有因在文安園之侍波時開國之始風氣淳厚上下恬熙官于器少者多至二三十并少亦十餘并故或賜帑衣安或自置園圃率以家視之不敢過嘉一官也史載宗時今南北五城通百官夜飲歸使各鋪火大提燈侍送此真盛世之風也

楊文敏崇吉周文敏隨駕北來賜第王府街直吉第傍之之成

林

楊文敏相其嗣序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辰歸  
同詣公過予因延于所居之古閣未嘉謝君庭徧植富以遊  
亦遠未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馨入牕前  
序竹琴詠間作琴清蕭散徘徊以樂謝君精繪事遂川着色  
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盧  
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侍吉花而坐者  
三人其中大宗伯南群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詩學  
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詩

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王者謝石其  
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  
及傍侍童子九人浩飲醪醖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盡于詩  
蘇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護與諸公賦咏成什乃  
爲子識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國維治化以貽末文吾輩  
忝興詩從涵濡深恩益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內晏安民  
物康阜而近職翔望休沐幸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遊其所造  
是皆皇上之賜闕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昔  
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聞君得侍  
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美焉護浹固成於述休之蘇此以

出於任職之暇其遠同而跡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後歷非同  
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斗室雖未敢擬昔人而府密勿之  
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  
人有美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志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  
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而加勉焉

六

梁園在京城外之西南發城邊引凉水河入其中亭閣花木極  
一時之盛

劉定之遊記云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  
舊城者唐蒲鎮邊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  
半墜入於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蒲太后城

卽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州  
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屠故其亡也未帝得之妻得侍獨存極  
太后以至其國踰半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諸  
鎮城不然也唐時比為范陽藩鎮安史乃後改名盧龍而所  
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石州移盧龍以石灣谷去北較  
百里其實居之盧龍於薊在此也慈濟非唐藩鎮舊城于遼  
全不因藩鎮以為都而昌因于稽諸史志遼金人易嘗創業  
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甃甃皆為人取去今取楠木已其上皆  
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  
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卽未久梓林柱鐵道遠在可嗟乎昔

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猶夏唐自中葉迄元享世七百  
斗英小而氣拱欒伏大而帝吞龍元孰得窺之哉天設地轉  
時移事改而懦夫豈子持斧神以斬覓掘土為就其搆樓櫓  
立見蓋昏鳴叱咤之故廢而墮埋哭泣引跡掩袂為因其類  
垣隍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輝抗萃芳於是吾儕得  
以息朝著之迹隨林野之興為俯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  
幸夫聖明之不為遺也是日國中壯才皆半謝蓋宗神氣候  
壯壯開於敵而後于後為鳴鶴拂其利戴勝降其桑之問予  
汝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何學士孟時相約携其皆甚  
險固有龍把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想一寺正統

中太監僧守所述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有像存  
寺

海月庵在皇儲之西乃吳文定寬之文定在顯范及五珍山以  
尚書為事公跡披白格據茶錄書如儒生至今傳之

文定海月庵冬日賞菊因序北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於林  
諸公會奈因居為賞菊之集既各有詩寬又以為宜有詞寬  
其首乃請鄉人杜誥寫之蓋據茶錄而撰恐者今南京用  
于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並方石坐席羊仲誠欲作序者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賢之也持杯  
而侍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麟陳玉汝也舉茗歸



而頴後者字國子奉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林亭大也背立  
而觀飛鶴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石城李世賢也  
循除而未首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甯陸  
廉伯也後至而號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守溪王濬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為寬而小兒  
與抹春而進亦與為大率為其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古雅  
亦不必似今人而况草木之產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傳  
於世以覽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批源同朝  
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序  
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故述其人於圖付與藏之覽者庶

識其為某也後十年己未四月廿四日吏部左侍郎前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鮑庵吳寬原博撰

吳文定佐鈐時手植藤於堂之右廂既而王文恪紐公之後  
乃命陸包山為圖諸公題味之蒲田方輿邦刻記藤下余家  
有文定小楷詩稿一冊鈐藤山題曰吾知吳文定公手書詩  
藁一冊北海先生出以相示公平生好學老而不倦家有藏  
書堂藏書萬卷凡古書秘本多出於鈔其題署有云書於史  
部東廂者則其佐鈐時書也上文恪公手鈔唐六典今錢啟  
兵中先輩遭時承平讀書汲古優游翰墨其風流可想見也  
文淵閣石堂書集其花軟時花碩而艷大學士有樹之松第者

侍玩數日不落

李文達王賞花記云文淵閣石柱芍藥有臺相傳宣廟幸閣  
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先也崇泰初增植二本  
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  
元徐有貞許彬薛垣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透開四  
花共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兆明年  
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彰時呂原林父劉定  
之李紹侃諫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胡時共  
賞首夏四日或胡八花賢遊殿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芍藥  
請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

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此疾不赴明日復開  
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寮咸和樂成曰  
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

河月梵苑僧道深別院池亭幽雅甲於都邑

學士程敏政記云月河梵苑在朝陽閣南首管園之西苑之  
池亭景為都城最苑後為一粟軒，名魯西墅學士趙軒前  
峙以巨石西開小門，隱花石屏北為聚星亭，四面為欄  
檻以息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許玄質白章中凹而坎其  
亭之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益石，多范山太湖  
靈壁錦川之屬亭少西為石梅，西為雨花臺上建石鼓三

臺北為草舍一楹曰布古存樞覓牖中設藤床石枕反古凡  
頃麓之數州舍東聚石為假山兩峰曰雲林曰蒼雪峰曰小  
金山曰壁峰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一水涓涓自峰頂下竟  
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塘  
為槐室古栲一株枝柯四布蔭於塔除俗呼龍爪槐中列童  
執四槐室南為小亭中度鵝越石其重二百勛色淨綠蓋石  
之以玉者几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為藩誌曲相通花樹多  
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為老圃之  
門曰攝先攝先北為寒春冬以藏花卉寒春東為春意亭  
四周皆榆杜桑柳叢列器布遊者穿小徑徧反以竹亭東為

拔葵橋：東為彈琴處中置石橋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而為  
下棋處少北為獨木橋折而西曰蒼雪亭：為擊壤處有  
石三踞下棋處為小石浮園浮園東循坡陀而上凡十餘步  
為灰堆山：上有聚景亭上望北山及宮闕歷：可指亭東  
隙地植竹數挺曰竹鵲下山少南門曰看清入看清結松為  
亭論松亭為視湖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火熨遠望月  
河之水自城北迤邐而未下觸斷嶂有聲別為短橋以解風  
兩日考築梁出看清而渡小石橋竹叢薄中四望二茅亭  
與隱映如畫盤旋而北未至橋先結老木為門曰野芳出  
先少南為蟠居東為北山晚翠樓：上望山北視聚景尤勝

出樓後為石級乃至樓下蓋樓後高半為之故下視之洞然  
樓下為北窓，懸藤蓋僧每坐其中以培養香物也樓側出  
小窟為梅屋盆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盛梅屋東為蘭室  
中蕪蘭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所未有者苑主道深性疏秀  
通儒書宣德中任西山蒼雪庵賜號國融顯密宗師而自稱  
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偕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  
記之以示夫未遊者

懷麓堂李文正第堂名也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蔭居  
京師四歲舉於神童景帝抱置諸膝六歲入歲兩召見講尚  
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

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兼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元年致仕  
又四年卒年七十謚文正公歿後故第業已為主嘉靖乙酉  
耿公父向將回搆一小棚塑公遺像其中內有一時貯公所  
衫及小朱履蓋時所着以先上者椅上一耿公刻銘

文正東坡久門生故吏滿朝或朝遠或散衙而某其家分潤  
吟咏或以為常公致諸門人哭公有國賢詩一卷陸文裕公  
跋云右戶侍郎二泉先生國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  
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諫俞正華國昌周高亦深嗜之  
過曲之情不可已數君之議不可窮寔近世以來師生之所



鮮有十載而下讀之備將涕泗滿襟况於誠西泚知二象如  
吾同昌者往歲丙子秋深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文正之  
詩亦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  
廣江湖今後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子過西  
涯近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漫漣壬申二月深  
嘗與修撰何粹夫塘梅討賊希道端明謁文正公於私第敬  
及國事公手揮漫漣意甚悲愴落句蓋紀實也因附卷尾以  
證於止齋云

錢虞山曰公慧悟風成風神娟秀歷官閭館四十年不出閭  
門與成後學推挽才高風流弘衣衣被海內學士大夫出其

門端者文章學術燦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莊先生之門人  
罷也相家居縣詩文書畫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  
夫人方展紙紙墨公有俸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設茶  
無魚菜耶遂所然命羊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文衡山在詞林日寓居禁城東玉河岸春色一灣新柳參：在  
某文人吟咏其中當自作燕山容舍園遊云燕山二月已春  
晴宮柳 烟水映藍屋角疎花紅自好相看終不是江南  
河元湖云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賞時  
呂言於衆曰我衡門中不是畫院乃卷畫匡處此亦惟黃春  
泉佐馬西玄汝鎮陳石亭沂興衡山相得甚歡時共酌唱乃

知黃齋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所山日作爲之  
外所交甚多二人只會中狀元無餘物故此數公者亦在  
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者姚涑揚雖顯者耶此但足發一笑  
耳

衡山先生存却無日不思歸嘗有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  
綠仍在村名間敢言莫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  
風吹白髮山中黃葉暗松間不嫌窮巷顏回轍清虛種詩一  
味何人經時卧病新紅過日撥開愁對酒款意外論知命  
在古未賢這患名多千金遠蹕空求肯萬里冥鴻肯受羅公  
事終、昨渡識白顏辛苦股馮科木幾拂衣歸先生有道之

山道以蓋掩之也

古雲山房米太僕萬鍾之居也太僕好奇石蓄置其中其最奇者為非石數峰孤聳儼然小儿子也又一黃石高四尺通體玲瓏光潤如玉一青石高七尺形如片雲欲墮後刻元符三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泗濱浮玉四字篆字太僕嘗以所蓄石乞閩人吳文仲繪為一卷董玄宰李本寧嘗為之題古今好石皆目襄陽後人輒稱太僕云

閩人陳衍米氏奇石記米氏萬鍾心清慾渴獨嗜奇石成癖嘗遊四方袍袖所積惟石而已其最奇者有五因徐而記之為靈璧者二一高四寸有奇延袤坡陀每如大山四面皆磽

踐礫研如繪孟家紋法巖屐近山脚特起一小方臺墩厚而  
削臺面刻伯原二字小篆佳絕伯原滕國人杜本之字也本  
龍詩工書尤以篆福知名所著有篆訣此其遺物也其一塊  
然非方非圓渾璞天成周遭窪之皆如屏嶂有脉兩道作散  
紅色一脉潤如小指一細如縷綠自頂上凹處垂下如淋漓  
之射朝日也石可高八寸許圓將徑尺其聲視前石尤鏗亮  
色皆純黑股潤如骨供茶山產也更三石一英德產如股乳  
盤卧玲瓏透漏千蹊萬徑穿孔鈎連雲烟宛轉欲與雷雨萬  
四寸許長七尺有奇一兗州產又曰出嶧山深谷中灰褐色  
塊巖渾粗堅緻有聲大如拳一韶州產即沈池石也鐵色靛

晶聲如響啓大亦如拳而峯壘洞壑層疊窈竒巧殊絕米公刻其底曰小武夷五石羅列各具形勝皆數百年物陰陽滋養風露薄蝕雖後禎然若有靈氣矣是日巖柱臥湖水天澄澈坐無俗客賓主盡歡雖是杖屨如涉春和

米太僕于太房山得異石博四五尺修三丈許欲致之園中乃來徃載書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性獲好氣質攸同爰求于山乃幸見公唯公之於予也自放雲閑不靳一班爰益披塵得覩道顏予既于公為夙契公宜為予而出山云何止懇不即慨然既聞即次復止遲延豈謂小園之無地異空山之有天子則有平原茂樹草荷花鳩良辰勝日佳客名賢或

紀功之滿斗或韻爭之聯翩或笑歌之睚眦或樽俎之流連  
祝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石工之能巧畏用大之不情予  
則有酒伴望侶雲屋松岍自然導窾百態岐嶷且物有用而  
功宏道有用而名或不練絀補天之請不錫璣應崖之英觀  
爾山中孰重孰輕石乎石乎何濡滯不而行奇石休於良知  
道左爾東薛罔見之代石報木石隱曰侯山中頑民賦質堅  
貞不能言動意有所契僅知點頭孤眠獨立北凌房山以為  
我地莫尊我計莫得我心莫靜我體莫寧十巖萬岫何確乎  
其不可轉矣頃者山靈失職不守藩籬俾我支機漫遭漢使  
遂承足下安車蒲輪從者數百厚幣早辭遠辱召命大涼可

獻知已難逢昔奉皇帝欲通三山遠僕入海賞新帶勳虛以  
鞭笞僕義不受辱身可流血足必不移今當足下拜使即行  
幾不俟駕大夫之命重於王者何則知與不知也拘學之夫  
寡聞淺見：僕出山以為看事物議蜂起毀言日滋行雖半  
途畏不可涉躊躇四顧無漫敢前矣嗟乎足下守貞摧漢累  
陳固陋僕生長幽區風蔓雨蒸陶然適也烟花臺榭作陶甓  
視竅若玲瓏而器本室礙圭角織峭不學磨觥原非世網之  
共又豈磨折之資足下不察謬賞為奇稱僕以支持乾象莫  
守坤維廣大國通卓哉固寶間似過情美願益實恭聆斯誌  
惟有主臣僕累：族齒未琢未雕散居名山不可數計其在



靈望者家聲九重莫不錫錡祖訓懷寶懷刑往有不顏不師  
至人後身持已為天下先投送一衣法帽三尺以驚人服射  
刑以補天服煉刑以砥中流服滄刑殆哉爰：乎履登不造  
足下愛僕甚知不令補天砥流此禍無患然使僕止牆面而  
立海弄臣之員貽之以安似非重微僕之初意僕不屑也使  
僕履厥生平暨峻任鉅不少疑巖：之度足下能保人不驚  
乎驚斯疑：斯畏必有以中之涂煉可逃欲罪不免足下仁  
慈在衆蒲不濫施何忌一介之士為知己者死耶里有喬松  
甘泉者松葉高而高奔泉慕深而深注僕猶然笑之不解我  
衣亦若有慕竊恐今後松泉得反之矣僕聞人情亦尚推位

與金多金高位自昔重之足下擅陳思之敏才兼司空之博  
物文人慧性衆揣不如獨奈何當官則計拙與僕則情投人  
藉位而營金足下捐金而贖僕一誠何奇好酷至此大非人  
情愚不可及僕以足下永附廢史之稱足下以僕及家愚公  
之誦非所以畚清既而安予心也且足下家傍瓊林之中則  
十面仙即為政自號玄衣客御旣旣韻亦見亦隱五岳諫  
其秀聳八音爭其銜贈奇氣偏人不可一世擁腫之興將茂  
形覺穢何以施面目於此君之前哉僕尚有虞焉足下與客  
卿遊有年矣館之以白玉之宮升之於紫霞之座窺彼所必  
曲合其意行擬偕行止擬偕止而使軒在道無計相持非贊

立因貌登緣素邀人讚跋對容厚學夢裏玄衣奉中班管鳥  
啼史散總：我思假令僕儼然而至足下不勝之喜必袍笏  
迎拜宸夕與俱異日君位漸高君途漸遠得之不去思之不  
來有如今日何以為懷僕之累足下不淺矣語云一貴一賤  
交情始見先人壁立公之恭嚴士雖與君家海岳老人定言  
外交晨星供殞世遠澤亡足拖紫紵奇不挾其貴情我子姓  
少印負奇或居侍從或守圖書辭：布列充滿下陳史惜老  
成復迎耆長世講隆情古今絕少况今且惟履品鑒鮮真知  
物價長於宋人：群又無下氏足下孟龍弗好旁米溪山務  
求適種以僕望：均蒙推較敢母若來可追十札人之非常

舉之遠衆指示紛紜良有以也。僕非不知吐性再興聞風奔  
走而憎茲多口士育同情伏惟垂原勿加斧戮幸甚足下買  
骨高名遍轍厓谷龍門崇重人又顧登一種不羈之子不顧  
一世之非求價急沽未必不有倘能留意自入寂中望大千  
時挂標辟世所志不一存乎其人故山可歸吾完吾僻嗟乎  
足下無渡何言初游塵界未地已迷導之使還願借力士石  
稱金洞仙人辭漢鉛水露襟漢既之羊足亦鮮燕翎欲歸未  
能渡作時雨惟足下念之若足下膏盲有癖嗜果在痴請畢  
鍾鼎之才薄建山林之業地無虎豹鄉願安恬俗不采慈聲  
不入瘞之則我即糧甍之則我即枕肘君結隣同吾不老足

下計不出此耶二書當時傳誦以為韻事

海濱未太僕勺園，僅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橋幽亭曲榭  
窮則舟，窮則柳高柳掩之一望彌際倚為亭殿晚用鉅鹿  
之甚然遊者必稱米園為

海濱李威峴園方廣餘十里中達挹海堂，北有亭，懸青  
二字明蕭太后手書也亭一望盡牡丹石間之芍藥間之蘭  
于水則已飛橋而汀橋下金鯽長者五尺汀而此一望皆荷  
望盡而下宛轉起伏殆如真山，畔有樓，上有臺西山秀色  
出手可挹園中水程十數里嶼石百座靈辟太湖錦川自計  
舍木于計竹萬計花億萬計樹中葉公向高曰李園不酸米

因不修

都人王嘉謨丹枝游記云帝京西十五里為海流凡二南則  
游於白龍廟又南泰於湖北斜障峭峽河又西五里翟為山  
人五里為青龍街河東南流入於流之夕陽延而南者五里  
旁興巴溝鄰白丹枝游之夫以百頃十畝瀦為湖二十畝  
沈澆種稻厥田上；湖園而牧於西可以丹其地虛敞而陽  
有貴人別業在焉土木甚盛最後為樓一區游自垣以內入  
于棧之滑為小湖街二村二中多菱芡魚鱉之屬上有竹萬  
个園墮垂綠蓮勝襟生又有石苔沙棠日菊恩冬幽蘭之類  
靡蕪蔓延以入于游竹最美亦帝京之僅有也樓下為城高

可曰大竹筍之根如蒼龍土石迸出登樓則游當其腹以貫於南炎曜如銀其十畝外有大查鍊鎖繞之以度竹者度而南則為官道東入海流循井而西或南或西町塍相連有石梁一是曰西勾復瀦為小溪；上有大盤石有小石慧翠可愛溪中倒映光西山諸峯如鏡小惠滄；如次雲又南為陵者五六汴水每瀦為溪有村一是曰東雜土人汲為始入地中出于已溝自溝達于白石以入於高粱是為西部自高粱合二路是為東瀦云溯而北自岫峽而北入於西湖土人說為諸壑西向之東有古祠一斷碑迺元上都路制使榮里真撰文云冊核片尚餘數行餘皆磨滅泐雖小然思隱思蹟

連以數年可舟可釣足食數口員山麓、蓋神皋之佳處郭  
后之選勝也癸未春三月余讀書海陵與泚為鄰王人僅有  
聞者暇得以遊息其間如已有之莫余難也於是乎記

張惠安牡丹園在嘉興觀西其堂室一大宅其後植牡丹數百  
畝每當開日主人坐小竹輿行花中竟日乃徧

袁宏道遊牡丹園記四月初四日李 卿邀余及顧升伯湯  
嘉賓鄭太初出平則門者牡丹主人為惠安伯欽公元善皓  
髮頰頰詞容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十餘平頭紫大如盤  
者甚夥西水脈舞纓青之類遍吐有之一種為芙蓉三愛九  
住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午間紅葦一點如腮霞花



之相如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強半疲於  
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即採而歸之二年茅如苗十五年始茂  
又則變而為異種單瓣而棲子者有始常而終皆麗者已老  
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十餘本中設排幕綠  
而連作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杜花之觀最後一空  
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畧如莊畦牆外有地數十畝種亦如  
之約以間時復未二十六日階升伯衣卿及友人李本石龍  
君起立長如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庸時小修亦自塞雲至  
遂同往觀紅者已開殘惟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  
餘本是日來者多高戶遂大醉而歸附載而歸者罷徐南紫

錦堆紅亭碧榭又催開  
放心繡子紗難識喚取  
離揚舊踏來  
雪色玲瓏照地華飛  
走兒疾如車尋問倒却  
春三夏未  
了東軒一角花  
百千新艷一時開  
那遣花妖不下來  
好興  
扶筇枝上去花頭  
處一有樓臺  
花熱難樹亦難酬  
炎雪流  
風老未休給與掃花  
十萬戶靈芳固裏古  
諸侯

余家有別業在天壇北即金人魚藻池北小亭數楹題曰閑者  
即是主人

玉鐸集孫北海金魚池  
序若夫丁亥之夏而臨之期勝日  
徘徊良朋綴造不干物選可撤  
悚列以琴尊洽以絃管綠聯  
朱芾何如泥跡蘿園曲榭崇軒  
正爾遊身蓬戶玉寶無忌語

然多開口忘易鐘自得花林之下參入漁樵顏然天地之間  
况乎士女來遊烟霞有助壇址在迤而亭阜自虛車騎鱗鱗  
而池塘不曉地如相待天亦新晴背道路之塵埃來汀洲之  
杜若予是豈沒有味辛穠成骸不醉乎二椽未覺利名之土  
殆不例乎中懷奚殊飲啄之雄董固之披北海之詩篇呼來  
問之明月造化無力声光独妍祀依香山既增款以不降衝  
蕙仙窟復縹緲而無求堤柳匝葉盡是傷心之樹破葉派芳  
可憐愁雨之風是故昆虫草木之生豈無情性采由蔓藟之  
中各具風流所以葵杖亦可借蝶殘亦可喻錦琴亦可續  
廢閣亦可輕想干戈之驚老魂快錄鷺之間咲口麻暉西而

牛羊下席坐移而洲渚香恨返嚙之不安更執手其何已子  
昂奮吐還看如畫之溪雲伯機寒墟誰洒有心之血浹青衣  
一曲空憐弓藥之詩白鷺幾行漫作蔓作蕪城之賦聚深則  
芳時難去娛極則旅况易衰始知桃裏仙源時；迷谷屋中  
石丈徑；留人回睇希夷之祠龍蟠者奇樹頽朽燕輿之塚  
繡錯者竒巖自宜笠鑿之緣何幸得江湖之趣空雷能障蹄  
公品之以妙詞酒狂不書楮君題之為無勇鷓鳴寥廓魚鳥  
留連倪嗣盍捐恂心損失不啻楮之出詔告以後遊者乎